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三十四

志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河渠

河四瀆之宗也源出崑崙自古記之漢博望諸人使西域未嘗覩故司馬遷疑其說胡元至元中學士蒲察篤實窮河源謂踰崑崙見星宿海云蓋西蕃朶甘思南鄙有泉百泓瀉四山匯爲海遙望若星宿然東走雜諸戎之水抵所謂細黃河者流乃濁繞崑崙南北歷積石過臨洮合洮河至蘭州始入中國遵太行西曲折山間防閑不得奔放旣出大伾皆平壤又吞納衆流勢益湍悍

每旁激橫潰爲州邑患晉神禹自大伾而北醴爲二大
陸而北播爲九蓋分其勢順導之周定王時河徙而南
漢大決瓠子嗣是屢徙屢決宋爲特甚厯廟堂憂累世
未弭也其間北徙者再禹蹟庶可復已喜功之臣務強
之使東時豈無駁其非者當國主議如富如文如呂咸
老成名宰不免知者之一失況以王安石之固章惇蔡
京之姦無怪徇不臧而誤國也南渡河屬于金金志殊
弗詳若江淮洛汴暨江南諸水各條其廢置論議之略
附志之蓋均繫國利害焉

河出大伾東趨于海失禹之蹟竝海口數千里恒被衝

齧維假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不免決溢說者以黃河
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竝
河人候水爲至凡一十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信水二
月三月桃華始開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花
開謂之菜華水四月謂之麥黃水五月謂之瓜蔓水朔
野冰堅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于
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謂之豆華水八月
謂之荻苗水九月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
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
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

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茭薪柴楫櫂竹
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梢茭相重雜以土石
貫以巨竹索外鋪茭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處謂之
婦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以蹙水勢護隄焉周顯德初
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
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宋乾
德中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繕治歲以正月首事季春而
畢開寶五年三月詔委官聯佐治河渠開封等十七州
府各置河隄判官以本州通判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
決陽武遣曹翰護役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

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
干民也六日詔求士庶知䟽河之策者東魯逸人田告
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召至闕下詢之善其言將授以
官固辭歸養太宗太平興國中滑州諸縣河屢決遣使
繕治或沉太牢加璧以祭淳化四年河大決澶州陷北
城壞廬舍七千餘區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
土脈䟽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
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五年滑
州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杜彥鈞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
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時

鄆州棣州河屢決徙其城以避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
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朝議謂其煩費議遂寢天禧
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潰于城西南
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
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四
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李垂
又言䟽河利害議復寢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
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埽於城北又造木龍以
護岸開枝流以導水勢有詔嘉獎天聖五年塞滑州決
河名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明道二年徙大名

之朝城縣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景
祐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八年河決商胡埽皇祐
二年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
而河勢猶壅河渠司李仲昌請開六塔使歸橫隴舊河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䟽曰比年以來興役動
衆勞民費財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舉事輕脫爲害若斯
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
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宜速止
罷用安人心未幾有詔詳定仲昌河議脩復上䟽曰伏
見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

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十二月中書因上奏以仲昌提舉脩又奏請罷六塔之役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

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
藁不可勝計仲昌坐流英州餘謫罰有差仲昌垂子也
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
埽曰二股河自二股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
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濬
之支分河流入金赤河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之北
至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之患至于德滄
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免決溢乃上四界首
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河決大名第五埽治平元年命浚
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

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
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
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都水監
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滂進約簽入河
身以紓四州之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
股以導東流提舉河渠王亞等以導東流閉北流爲非
十一月詔司馬光及內侍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
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昌言策於
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
塞北流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用昌言說置上約北京

留守韓琦奏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
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創
生堤東則大河西來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
難捍禦帝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立之
昌言張鞏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光等
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
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
埽裏護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一日帝謂二府曰韓琦
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

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六月命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
呂公著謂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乃罷光行七月
二股河通北流稍自閉張鞏奏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
流復詔光茂則等相度八月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
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
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
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新芻有備塞之便帝
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
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
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

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安石謂帝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遂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北

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求靜五州軍三年二月命茂則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輟河夫卒三萬專治東流四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帝憂之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乃令開修二股河五年二月興役四月河成而決口亦塞六年

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
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
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以巨
木爲之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
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
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
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諸
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
然歐陽脩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
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

帝乃許興工下杷法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
范子淵等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
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
安石大悅至是乃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提
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
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
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子淵等領其事
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
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瑄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

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
幾於不流宜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
大河復循故道從之比年河患頻仍壞民田數萬戶帝
命都水謁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
死安石亦去位矣十年河溢諸州遂大決於澶州曹村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
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
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
又決鄆州滎澤文彥博言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
堤岸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

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二年七月子淵言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當興寧渠河決澶州也外北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濟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

于海口朝廷從之至是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亦
垂民先所論具奏望早經制詔遂立之立之在熙寧初
嘗請立隄竟行其言五年正月詔立之凡爲小吳決口
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
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以
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
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九月又溢南皮諸埽七年七
月又溢元城埽竝隨時修護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
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
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土安石力主程

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元祐更化子淵爲御史呂陶所劾連降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云哲宗之初立也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樺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年九月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以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間言舊河淤仰故

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
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丁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
河之議起二年三月令圖死王孝先代領亦請如令圖
議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獨憚
勞費不顧大患王巖叟亦言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
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宜早爲計太師文彥博中書侍
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
不如因舊而修其未備語在轍傳十二月張景先復以
問說爲善三年六月戊戌乃詔行之右相范純仁言聖
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今聖意已有所

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
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胡宗愈亦
言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
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遣使覆按審度
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彥博大防燾
等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純仁宗愈存則
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契丹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
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
豈無黃河爲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皇太
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

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知
西夏未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
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奏論以爲不可於是收回戍
詔書蘇轍曾肇各三上疏轍言元老大臣重於改過肇
言州軍旱饑民力不堪會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
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還入對復
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報久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
水河數月尚書省仍議回河轍爲翰林學士復疏第略
修葺免其決溢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工是
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回河李偉言朝廷若不明詔有

司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
修河司從之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隨以外路旱暵
詔權停轍言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
行不得其平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
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九月轍爲中丞又言修
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
終不得安居六年四月敕竄責李偉七年十月以大河
東流賜吳安持三品服李偉再任八年十二月監察御
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趨
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

監相度於是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塞梁村口縷張
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大防以與已意
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純仁爲右相轍爲門下侍郎
力以爲不可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
元年正月也轉運使趙偁執議與純仁轍同提刑上官
均頗助之偁言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
道昔禹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
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
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
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

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
見其能成功也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
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
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
栲栳堤七節河門竝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
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
此成績六月間右正言張商英論安持爲都水八年無
尺寸之效宗望代之仍主回河言涉欺罔至是復論之
且乞會官詳議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
絕八月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

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二年正月徽宗
卽位數人者皆用赦牽復商英爲中書舍人繳奏不聽
三月乃擢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提舉
河事商英復陳五事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
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止釐本職毋治河其差辟官吏
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
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
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左正言
任伯雨奏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
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爲今

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使不至漫流若恐北流
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風
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
之道也崇寧三年詔開修直河四年工部言宜修蘇村
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工費
甚省從之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
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
震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
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
可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獻導河之議穿

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海梁省費數十百倍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又詔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銘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濶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

清乞許表賀宣和元年冬開修兔源河并直河畢工降
詔獎諭二年九月王黼言孟昌齡在韓村埽奉詔開直
河議擬間忽自成直河一道水卽安流役者聚觀仰嘆
乞付史館許百官表賀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
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夫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
靖康元年二月御史中丞許翰言孟昌齡孟揚孟揆父
子相繼領職二十年妄設隄防之功虛張積椿之數聚
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與主大河浮橋歲一
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
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

靈無慮萬計每興一役乾沒無數請誅竄昭示天下詔
竝落職高宗南渡兩河悉爲僞齊劉豫所有豫亡河遂
盡入于金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頗倣宋
規設官莅之而閭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亦采用焉

宋史新編卷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二十五

志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河渠下

汴河自隋開濬引黃河通淮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東南物產不可勝計又下西山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調役數州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建隆三年十月太祖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至道元年九月太宗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

至于大陸泝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
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
滄州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
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
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
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䟽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荥
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
曰荥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
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

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
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
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
汴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
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
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
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
宋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
一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
塞裕更䟽鑿而漚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開汴

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開邳溝自山陽
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
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
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
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
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
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汴州刺史齊
澣以漕運經淮水波濤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
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旣而水流迅急

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沮兵漕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自浚儀西十里䟽其南涯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䟽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潁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

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
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
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
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
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
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
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
馬數十萬匹竝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
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
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

接贍給公私故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
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
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畊以奉巡
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
者其上天之意乎皇祐初始制防河兵熙寧四年創開
訾家口旣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有應舜臣者
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
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
石善其議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
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閘水洧水淇水以通舟閘
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
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淇水出鄭之大隗山注
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

廣濟河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大歲漕
上供米六十二萬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
龍泉太祖命鑿渠引水過中牟名金水河凡百餘里抵
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濠通城濠東匯
于五丈河公私利焉後又引貫皇城歷禁苑真宗決金

水竝皇城歷天街而東皆甃以礧甃植以芳本車馬所
經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
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時金水河透水槽阻
碍上下汴舟末用臣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
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
相合故勛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旣導洛
通汴遂自城西引洛水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
徽宗政和間命宋昇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
灌溉內中花竹重和初復命監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
橋槽濬澄水導水入於內庭池籞旣多患水不給又引

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卽竭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汴渠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明年乃廢白溝之役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都人賴之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導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役不克就卒墮廢焉端拱元年議者復請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從之然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北涇陽縣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畝涇河灌

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旣畢而水利飽足民獲數倍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熙寧中詔程昉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文彥博曰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大風詔權令罷役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愁怨之聲流播道路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昉等推恩有差

卷三十三
九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
以後時汎濫深州諸邑

御河源出衛州其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
于海熙寧初劉彝程昉議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
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河成遷昉官八年昉
與劉曾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
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其利有五從之九年秋昉奏
畢工帝令河北監司案視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彥
博言御河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
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

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所言與彥博不同乃命知制誥熊本相視本亦奏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設礮水暴漲則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不免矣未幾河果決衛州

元豐以後建議各不一云

塘濶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塘水自何承矩以黃懋爲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竝邊滹沱胡盧永濟諸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不廢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無所事塘不如以息民爲根本或曰河朔平夷惟塘爲阻固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請置方田帝命平與楊懷敏主其事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始告病往往

大盜決者慶曆二年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地且以開
決塘水爲辭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
爲者哉一葦可抗投筆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
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
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誘言爾設險
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
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自今
已後各不添展熙寧元年復汾州西河濼濼舊在城東
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豬水又有蒲魚災之
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治廢爲田人不以爲便至是

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
樂以備守禦元豐三年復詔諭邊臣協力增修用謹邊
防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樂爲言
事見前篇大抵河北塘樂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
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淤澱乾涸不復
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
興國六年遣人作使燕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
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
是關南之漕悉通濬焉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

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
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
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
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神宗卽位志在富國熙寧元年
詔諸路訪陂塘潭沒及瀕江圩埤浸壞沃壤者勸民興
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
相視農田水利又詔諸路置相度農田水利官以條約
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議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
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奔三十六陂以灌漑田詔叔獻
與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都水監

或以爲非三年八月乃以叔獻汲竝權都水監丞提舉
沿汴淤田四年三月帝語侍臣曰樞密院以淤田無益
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
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旣淤田
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
旰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
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厥後人人爭言
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提舉陝西常平沈拔各有
論列大抵迂闊少效六年十二月河北提舉常平韓宗
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之帝謂安石曰昉修漳河

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爲辨說已而宗師
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
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閘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
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
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
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
水利亦浸緩徽宗時詔修熙豐水利之政而宰臣蔡京
亦以爲言云

岷江水發源永康軍漢史謂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
是也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又有山河堰世傳爲

漢肅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乾道七年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畝變瘠薄爲膏腴詔褒焉

兩浙諸水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鑿橫江渠於歷陽以通漕運雍熙中開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茭莢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從之公私大便熙寧六年於潛縣令剡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

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
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宜循古人之法以備水旱
遂命亶修之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
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瀾西涇浜淺澗當
濬濬東堤防川瀆湮沒當修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
利元豐五年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
山運河長五十七里七年濬真楚運河元祐四年知杭
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事且軾傳元符元
年淮南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牒司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

輝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二年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兩浙監司以爲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又於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六年三月詔以吳松青龍之役總領無法死亡者衆水仍爲害元相度官劉何等皆貶降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有詔相度而開江之議復興矣政和四年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湮塞舊道工部以爲言詔相度六年復詔戶曹趙霖相度平江諸浦利害役興擾甚未幾罷別與霖差遣重和元年六月詔

雨澍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木渚港浦故也
其復以趙霖爲提舉常平堦至直徽猷閣宣和六年九
月廬宗原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
石二十餘處諺云折船灣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
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畝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
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
之七年九月又詔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
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以宗原措置焉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詔燒毀
諸堰毋通敵船又禁水利毋泄運河以資敵用紹熙五

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葑
彌滿乞自揚州江都至淮陰自高郵興化至鹽城興築
隄堰以爲潴泄防旱澇並堤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
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旣牢其木亦
可備修補之用淮田多沮洳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
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

淞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
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
百射潮頭又禱胥山祠旣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
竹器實以石倚壘爲岸植以椿木由是民免水患逮宋

大中祥符中岸壞逼州城同知杭州戚綸等籍梢楫護其衝發運使李溥經度以爲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雖湍湧數丈不能爲害景祐中淞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二十人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祠祀之朝廷褒封寧江侯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以時開濬至宋稍廢不治漸成葑田元祐中守臣蘇軾奏立開湖司民獲其利事具軾傳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因

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議置牐開閉每遇潮上則暫閉候潮平水清復開末無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明州水紹興中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慶曆以來始有盜湖爲田者至宣和時王仲疑守越樓異守明剡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詔相度以聞州有東錢湖者容受七十二溪廣八百頃依山爲固壘石爲塘八十里唐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宋守臣李夷庚脩治之設四牐七堰溉田五十萬畝豪民於湖塘淺岸占種菱荷以致障塞朝廷屢詔約束乾

道中守臣張津請開鑿因得土脩埂岸從之

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他山水入府城南門有硤牖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其縣東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硤相連歲久不時脩則塌者致水源走泄損者致鹹潮遞入上河爲農病嘉定末有司䟽其事請脩砌焉

潤州水練湖幅員四十里漕渠資之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言泄湖一寸則爲河一尺也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宋初寢緩其禁兵變以後多廢不治疆家

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紹興以後累詔措置修築

湘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十一里綱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入牐舟行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皆得至焉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源自漢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厥後濬治不時日久湮廢瀕湖民侵耕爲田熙寧中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凡爲湖田者兩存之界以碑石內爲田外爲湖政和末郡守希旨

進奉遂廢湖爲田賦輸京師自時私占益衆湖之存者
亡幾隆興初守臣吳芾累奏修治後芾爲刑部侍郎復
奏行江行之禁別定界至防盜決焉

常州水常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
據滬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
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
橫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多爲支溝斷汊曲
繞參錯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嘉泰元
年守臣李珣疏其事請下有司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
跡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曰
當湖四曰陳湖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
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漲涇堰啓閉以時民賴其
利乾道七年以秀州守臣丘密奏命興築捍海塘堰淳
熙十年以浙西提舉司奏命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以接
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卽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爲一縣
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守臣沈度等請䟽濬曰茆等十浦依舊
招置闕額開江兵卒不數月可以成功又用兵卒駕船
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從之

荆襄諸水淳熙八年守臣郭杲言舊有木渠溉田六千餘頃乞行修治杲又修護城堤以捍江流繼築救生堤爲二牐一通于江一達于濠涸導之入濠漲放之于江自是無水患

廣西水靈渠源卽離水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馬伏波南征饒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使邊詔始脩之嘉祐中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復重闢之其後命有司以時䟽導凡州縣䟽導河渠及脩治堰牐多以本縣知佐以主管繫銜秩滿稽有無績效爲殿最云

宋史新編卷二十五

宋史新編卷二十六

志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禮一

夫禮者先王所以廣敬章分飾治而坊民也三代之禮
惟周爲盛秦旣變古漢遂因循莫之能復唐沿隋梁頗
傳古義至開元撰定禮書號稱詳備雖本之則亡然其
文亦足觀矣五代喪亂相仍禮多草創宋太祖卽位聶
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尹拙集諸儒詳定開寶中列國
漸平命劉溫叟和峴等撰開寶通禮大抵本之開元旣
又定通禮義纂太宗混一區宇載飭典章眞宗置詳定

所尋改爲禮儀院蓋專爲封禪禱祠而設天禧以來陳
寬王皞賈昌朝文彥博各有撰述嘉祐中歐陽脩設局
纂集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名太常因革
禮熙寧末別定祀儀元豐禮文乃宋敏求等詳定其所
潤色視前倍之紹聖而後累詔續編大觀初置議禮局
三年書成政和續修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愈變
而愈繁焉靖康之厄典獻淪亡南渡搶攘宜若未遑修
復而高宗每加之意蓋有感晉武平吳之後廢禮而致
亂也至于孝宗升平日久儒術寢盛禮家如王普董棻
等皆蔚然擅名旣嘗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淳熙復詔

編輯厥後朱熹本儀禮周官二戴記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參考昔儒論說而辨正之未訖編而沒理宗時熹之學大行著述之儒亦不乏竟不能成就此書何邪嗟夫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豈易言哉宋議禮者言人人殊率因時君之所好尚觀其質文損益而治體寓焉是惡可弗之考也故纂五禮大較著千篇吉禮主邦國神祇諸祀周制也祀爲國之大事故五禮之序先焉

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

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
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
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龍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
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
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
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
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
冬祭司寒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

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竝如中祀州縣祭社稷
奠文宣王祀風雨竝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
瀆名山大川在境內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
者後復有高禰大小醺神之屬增大祀爲四十二焉神
宗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
爲四東西蜡主日配月太廟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
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以藏冰出冰
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歲通舊祀凡九十二惟五享后
廟焉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熒惑陽德觀帝鼐坊州朝
獻聖祖應天府祀大火爲大祀雷神歷代帝王寶鼎牡

鼎蒼鼎岡鼎彤鼎皐鼎晶鼎魁鼎會應廟慶成軍祭后
土爲中祀山林川澤之屬州縣祭社稷祀風伯雨師雷
神爲小祀餘悉如故尚書南渡廟祀外多廢不舉建炎
四年以權工部尚書韓肖胄言始命有司裁定每歲以
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
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
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權用酒脯
仍依方色奠幣紹興十年詔釋奠文宣王與太社太稷
並爲大祀然大祀僅一十有三至二十七年乃克備焉
宋制郊廟歲一舉者爲常祀命官攝之惟三歲一親郊

合祭天地則先享太廟後方丘景靈宮亦親祀語在北郊及景靈宮篇凡親行大祀皇子弟爲亞獻終獻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在宋隨時命官或分或兼無定制而五使鑄印自太宗始真宗定郊廟祝文依舊制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熙寧以後罷出入勘箭勘契及拂翟儀南郊明堂值國有故惟奠獻用樂其鹵簿鼓吹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爲定制所用尊爵彝鼎之屬大觀初求天下古器更制多異於舊云

南郊開寶通禮園丘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
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
地于園丘有司議以僖祖配後從張昭議以宣祖配開
寶元年四月幸西京行郊禮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
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竝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
者四竝以宣祖配太宗卽位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
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議復以宣祖配語
在蒙傳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園丘以宣祖
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光啓
丕圖傳於無窮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

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
明堂以宣祖配園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詔可真宗卽
位有司議親郊以太祖太宗同配其常祀祈穀明堂以
太祖配園丘北郊雩祀以太宗配感生帝神州地祇以
宣祖配詔可仁宗初立更郊祀配帝而親郊猶仍舊制
景祐二年復更南郊親祀以太祖太宗眞宗並侑其常
祀園丘地祇以太祖配祈穀雩祀神州以太宗配感生
帝明堂以宣祖眞宗配皇祐五年郊詔自今園丘三聖
並侑嘉祐六年諫官及禮院言三聖並侑爲非禮下雨
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

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竝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乃明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厥後南北郊之議興而祀事分合不一建炎二年南郊猶以太祖配至紹興十三年乃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竝配遂爲定制咸淳二年將舉郊祀復議以高宗參配洪燾等議以爲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郊嚳商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請如舊制從之凡郊肆赦覃恩百官稱賀其宴曰飲福云

北郊開寶通禮方丘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壇

在宮城之北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崇配二壇太平興國以後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元豐元年禮官言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說本朝親祀上帝卽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詳定於是陳襄王存等議有異同久未決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方丘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

之日盛禮容且樂舞遣家宰攝事於是禮官請如瑑議
既而曾肇言如瑑議則於父天母地若有隆殺請遇親
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義
從之是歲改北郊園壇爲方丘六年冬至祀昊天上帝
以太祖配不設皇地祇位哲宗初立未遑親祀有司攝
事如元豐儀元祐五年以後議者不一翰林學士顧臨
等八人謂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
元豐六年一郊爾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
禮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彭汝礪曾肇復上疏論
合祭之非范百祿亦以園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

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呂大防言
先帝祀地之禮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
地而獨不設地祇位恐亦未安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
爲然蘇頌鄭雍亦主大防議七年冬至親祠南郊遂合
祭天地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詔依元祐
七年故事行之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下禮官
議御史中丞黃履謂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
牢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權禮
部侍郎盛陶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親祀已而
三省言盛夏難於親祀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親

祀北郊然後罷合祭曾布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葉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黃復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改合祭韓忠彥以爲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說帝亦然之遂罷合祭政和三年詔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四年夏至親祭地于方澤如郊祀儀是後親祀者凡四淳熙中朱熹爲先朝南北郊之辯謂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與

天何別也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以神祇祭之謂之帝

祈穀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園丘或別立壇季秋大饗明堂惟冬至之郊則三歲一舉開寶通禮雩祀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

之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彝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葉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而雩祀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宋初二祀以宣祖配太宗以宣祖配祈穀太祖配雩祀真宗以太祖配祈穀太宗配雩祀景祐中詔二祀竝以太宗配元豐中禮官請二祀依近日明堂詔旨惟祀上帝以太宗配餘從祀群神悉罷政和親祀儀加詳淳熙末光宗受禪奉高宗配焉

五方帝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圜丘以五方帝日月五

星以下諸神從祀又以四立四郊迎氣及上王日專祀
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各建壇壝
外景德中王欽若言五方帝位版如靈威仰赤熛怒含
樞紐白招拒協光紀炁是五帝之名禮官言聞寶通禮
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注自有名卽蒼帝靈符赤帝
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旣爲美稱不
煩迴避嘉祐元年以丁諷言按春秋文耀勾爲五帝之
名始下太常去之以太昊配青帝而勾芒及歲星析木
大火壽星東方七宿從祀神農配赤帝而祝融及熒惑
鶉首鶉火鶉尾南方七宿從祀黃帝配黃帝而后土及

鎮星從祀少昊配白帝而蓐收及太白大梁降婁管沈
西方七宿從祀高陽配黑帝而玄冥及辰星娵訾玄枵
星紀北方七宿從祀紹興仍舊制祀五帝于郊

感生帝卽五帝之一也帝王之興必感其一北齊隋唐
皆祀之而隋唐配以祖考乾德初聶崇義言宋得火德
請奉赤帝爲感生帝乃酌隋制壇于南郊川正月上辛
配以宣祖明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從
祀勿設赤帝坐從之仁宗初立禮院謝絳等謂宣祖當
祧合以真宗配而翰林承旨李維定議以宣祖配
中詔以宣祖真宗並配

明堂宋初有季秋大享之文未嘗親祠真宗始議行屬封岱宗祀汾陰故亦未遑皇祐二年三月仁宗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之路寢今之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內禮官議專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詔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諸神從祀悉如園丘語在本紀嘉祐七年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皆罷英宗卽位禮官議仁宗配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改文王配天之祭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今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及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

祭常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
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
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泰安。
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
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
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詩
曰：思文后穆，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
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
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
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

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議自是配天嚴父遂爲定制元豐初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群神悉罷當是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

元符元年蔡京爲相始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明堂圖
議上詔依所定營建明年正月以彗出東方罷政和五
年詔作明堂于寢殿之南旣又以言者宜正臨丙方近
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以其地爲明堂內出圖
式宣示崇政殿命蔡京爲明堂使日役萬人七年四月
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
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群臣五表陳請乃從之紹興元
年於常御殿設位行禮時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以先
朝司馬光呂誨所引思文我將之詩爲是以王珪孫抃
所引孝經嚴父之說爲非乃參酌皇祐舊禮合祭天地

奉太祖太宗配四年四月詔用皇祐典禮兼祀諸神國
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
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茲明堂實兼郊禮宜用陶
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奉玉爵其二禮經太牢當以牛
羊豕爲序今用我將之詩遂以羊豕牛爲序所謂以辭
害意豈有大用牲作元祀而反在羊豕之後者其三陳
設尊罍宜倣周官司尊彝秋嘗之制其四泛齊醴齊宜
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當從古制
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則是致齋二日有半乞用皆明
以成三日之禮其八齋不飲酒茹葷乞罷官給酒饌俾

得專心致志交於神明其尤設神位版及升燵奠則不
當委之散吏其十一皆論樂竝從之徽宗崩問至中
書舍人傅崧卿復援嚴父之說以請吏部尚書孫近權
禮部侍郎陳公輔皆以爲非逮三十一年大享罷令祭
奉徽宗配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五官神於東廂仍
罷從祀諸神用熙寧禮也孝宗淳熙六年以群臣議復
合祭天地竝侑祖宗以諸神從祀十五年上問宰執明
堂配位周必大奏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
坐且當以太祖太宗配留正亦言之上曰有紹興間典
故可參照無疑理宗淳祐三年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言

明堂之禮累聖不廢嚴父之典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以太祖太宗配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時朝散大夫康熙亦援倪思所著合宮嚴父爲言後遂以太祖太宗寧宗竝侑寶祐五年增高宗咸淳五年去寧宗升理宗焉

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元豐中議者謂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又禮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制請令州縣社主用石

尺寸廣長亦半六社之制著爲令

嶽鎮海瀆之祀太祖平湖南遣官祭南嶽繼令有司製
諸嶽神衣冠劔履易之廣南平遣官祭南海又命儒臣
分撰嶽瀆祠及歷代帝王碑書于石太宗以後凡河決
溢修塞皆致祭真宗以後屢加王封而五嶽有帝后之
號皇祐中以靈臺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兼祠箕斗奎
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
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紹興七年
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嶽鎮海瀆請以每歲四立日分祭
東西南北如祭五方帝禮詔從之

籍田之禮古禮籍田以郊後吉亥宋初歲不常講雍熙四年始詔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爲先農壇以後稷配大禮使李昉言按通禮乘耒耜今請改乘玉輅賈黃中又言用象輅載耒耜以重其事從之明年正月乙亥帝親享先農備三獻行三推之禮畢事群臣稱賀大赦改元中外加恩擇日宴群臣行勞酒禮景德以後因其制而損益之更鑿麥殿爲思文政和初爲中祠尋復爲大祠更定儀注命有司享先農紹興十六年高宗親享先農耕籍田竝如舊制

先蠶之禮久廢真宗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按

唐會要遺有司享先蠶如先農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
官攝事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
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政
和禮局言既開籍田以供粢盛而未有公桑蠶室以供
祭服尚爲闕禮請倣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二十七
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詔從其議命親蠶殿以無斃
爲名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命有司享先蠶氏于本
壇六年閏二月皇后復親蠶后之蠶也內外命婦從有
定員乾道中升先蠶爲中祀

告禮古者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命史告社稷及圻內山

川又天子有事必告宗廟歷代因之宋制凡行幸及封
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郊祀每歲祈
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祀祭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園丘並
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卽位改元更御名上尊
號尊太后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籍田親征納降獻俘朝
陵肆赦河平及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奉遷神主皆
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
里內神祠若車駕出京則有較祭所過州郡橋梁山川
帝王名臣陵廟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酒脯祭告南渡
之後事有關國體者如金人議和叛盟太后回鑾誅吳

犧獲完顏守緒骨得玉璽進玉牒及累朝進實錄寶訓等書皆告天地宗廟社稷攢陵其餘並仍舊制

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以事鬼神於是歷代有禴祭之事宋因之祈用酒脯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或親禱諸寺觀或徹樂減膳進蔬饌或遣官分告天地太廟社稷嶽鎮海瀆或望祭于南北郊或城隍廟浚溝廟五龍堂諸祠如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等廟亦祀之或啓建道場於寺觀或遣內臣分詣州郡祠廟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頒諸路景德三年五月旱又出畫龍祈雨法熙

寧十年四月旱出蜥蜴祈雨法紹興七年七月旱張浚等乞禱高宗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八年宰臣奏積雨傷蠶上曰朕宮中自蠶一薄欲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乃命往天竺祈晴其他災眚疾病凡憂虞之事無不致禱有慶幸則報謝焉

朝日夕月古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天禧初禮院詳定秋分之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合於未後三刻行禮五禮新儀定二壇之制如皇

祐中興同

太一九宮漢武帝始祠太一唐天寶兼祠八宮謂之九宮貴神主九州災福事壇上依位次置小壇九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歲祭以四孟每歲改位行棊謂之飛位乾元以後止依本位仍減冬夏二祭宋初因之壇在國門之東郊咸平中以封禪別建九宮壇泰山下景祐中復依飛棊之法仍自天聖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周而

復始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算七年
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
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初終今陽九
百六當癸丑甲寅歲爲災厄之會然五福太一移入中
都可以消異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
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七年己巳歲五
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請稽詳故事崇建祠
宇迎之京師詔建中太一宮於集禧觀太一亦天之貴
神其神有十並主風雨曰五福曰君基曰太游曰四神
曰臣基曰直符曰民基曰小游曰天一曰地一十者皆

曰太一雍熙塑像五福君基在前殿服通天冠絳紗袍
天聖增太游熙寧十太一盡用王者衣冠蓋依亳州太
清宮唐太一像也政和三太一宮並以三皇五方帝曰
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及嶽瀆諸
神從祀中興仍分太一九宮太一十神爲二祀

高禪仁宗以張奎言詔有司詳定築壇南郊春分之日
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伏羲本
始學著祥也以禪從祀報古爲媒之先也主用石牲用
太牢其儀視先蠶政和親祀以簡狄姜嫄配紹興同
大火之祀宋初大辰配郊祀而闕伯亦在祀興康定初

南京鴻慶宮災禮官以集賢校理胡宿言復議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爲壇兆祀大火配以閼伯封王爵諡宣明其地卽應天府也政和升大祀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陽德觀以祀熒惑又天下崇寧觀竝建火德真君殿旣又建熒惑壇於南郊有司以時致祭竝以閼伯配

諸星祠有壽星周伯靈星之祭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出亢宿下按天文志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於親郊日特置周伯星位於亢宿間詔著爲令景德三年定壽星之祀如靈星

之制築壇南郊日月秋分熙寧中議者謂老人一星在
弧南一曰南極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
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
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七宿位不宜復設南渡後靈
星壽星風師雨師雷師及七祀司寒馬祖竝仍舊制

風伯雨師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
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
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雨師
於北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謂之四類元豐詳定局謂
熙寧之制未盡合氣類之說請稽舊禮如鄭氏所分兆

位其時與日竝見前篇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若乃風伯雨師諸州亦致祀乃舊制也

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修其祀祕書監李至言周四月卽今之二月開冰之祭當在春分帝覽奏曰今四月非可苦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天聖新令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元豐詳定季冬祭品依舊制而仲春開冰則但用羔仍於出冰之時置弓矢於凌室之戶大觀禮局言玄冥水官非天神不宜

以祀天神之禮享人鬼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

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社以其盛
臘以其終建隆初定國運以火德王臘用戌三年戊戌
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曰按蜡始於伊耆歷
三代及漢名雖改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
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
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
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
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
土德今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爲

宜况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乃
定議三祭皆用戌臘一日元豐詳定所言歷代蜡祭獨
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
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
蜡祭四郊各爲二壇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息民祭
仍在蜡祭之後政和新儀用臘前一日蜡百神東方設
日位西方設月位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設神農位
以后稷配其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嶽鎮海瀆以
至猫虎昆蟲各依其方設位迄南渡大略同云

太廟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七祀熙寧八年始置位版

元豐詳定所言周禮天子六服今既不親祀則諸臣攝事當從王所祭之服其攝事之臣不繫其官又言祭法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周禮祭羣小祀則服玄冕禮記曰一獻熟二注竝謂宮中七祀之屬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徧祭七祀其四時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廟卿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爲俎一獻不薦熟皆爲非禮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中霤餘

以四立各倣古禮行之若親祀及臘享卽依近禮徧祭
政和定太廟七祀如元豐儀遇徧祭則於殿設位焉
馬祖按祀典歲四仲分祀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又有醺
神之祀慶曆中螟蝗爲害言者乞外內修祭醺禮院言
周禮族師春秋祭醺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玄云校人
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醺者蠧螟之醺歟人鬼之步
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禳云然則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
醺蓋人物之害也擬祭醺儀式準馬步紹興祀令蠧蝗
爲害則祭醺神嘉定中亦嘗行之

宋史新編卷二十六